

# 语言接触多元性与丹寨汉语方言入声成因研究<sup>\*1</sup>

王贵生

【摘要】:平面调查以及单一民族语言现时空间分布的静态研究容易导致误读,丹寨汉语方言入声保留底层问题研究的模糊性就是一例。除了苗语以外,同时联系布依语、水语的文化多元动态融合研究则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多民族杂居地区语言接触研究突破的全新方向。

【关键词】:丹寨;入声;语言接触;文化多元

【中图分类号】:H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644(2017)03-0017-12

## 一、丹寨汉语方言研究现状简介

贵州省丹寨县地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部,西北、北、南分别与州内麻江县、凯里市、雷山县交界,西南部则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毗邻,分别与都匀市、三都县交界。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丹寨县总人口为163098人,县内居前三位的民族分别是苗族占77.9%,汉族占12.7%,水族占7%,排第四的侗族仅占0.96%。

丹寨县的开发历史较晚,唐宋以前仅为王朝疆域有名无实的羁縻边地,至元明时期,其地仍仅有天坝苗夷长官司等管理其境个别边地苗务。清朝雍正7年12月(1730年1月),朝廷“开辟苗疆”才在境内设八寨厅,改土归流。民国27年(1938年)其地设县并改名“丹寨”。历史上,丹寨长期隶属于明清都匀府,此沿革直至全国解放以后。1956年撤镇远专区改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以及麻江、黎平、从江、榕江等5县才由原都匀专区(今黔东南自治州)划入黔东南自治州。

历史上长期深处“苗疆”的丹寨县为典型的苗族聚居区,汉族、水族等为移民迁入,明初仅少量进入,成规模的移民迁徙

主要是在明末清初以后。境内苗族自称“嘎闹”[qa33 nəl3]或“呆蒙”[ɛ33 mə33],境内百姓不分民族大多都懂一些苗语。当地苗族称汉族为“客家”,称汉语为“客话”。“客话”现为包括苗族在内的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公共交际语,为文化教育、集市贸易、公务活动等场合的通用语。在丹寨许多偏远的少数民族村寨,至今仍有不少妇女、儿童、老人等只懂母语不懂汉语,苗语、水语、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至今仍在他们各自小聚居的环境中通行。

我国涉及丹寨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主要是由两个方向切入的。

第一、传统方言学。在我国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研究中,丹寨话一般都被划在西南官话“黔南片”的范围内,相关调查以李蓝最为具体,有关数据见表1<sup>[1]</sup>。

<sup>1</sup> 作者王贵生,男,山东阳谷人,贵州省凯里学院教授,贵州省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凯里 55601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黔东南‘黑苗’基督教信仰以及‘胡托苗文’创制的文化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3BZJ030]。

表1 贵州丹寨汉语方言音系表

| 声母表 |           |    |     |     |     |            |    |            |
|-----|-----------|----|-----|-----|-----|------------|----|------------|
| p   | p         | m  | f   | v   | t   | tʰ         | n  | l          |
| ts  | tsʰ       | s  | z   |     | tɕ  | tɕʰ        | ɕ  |            |
| k   | k         | x  | ŋ   | ɣ   |     |            |    |            |
| 韵母表 |           |    |     |     |     |            |    |            |
| a   | ɤ         | o  | i   |     | u   |            | y  | ɿ          |
| ai  | ei        |    | ia  | ie  | ua  | uy         | ya |            |
| ao  | əu        |    | iu  | io  |     |            | ya |            |
|     |           |    | iei | iao | uai | uei        |    |            |
|     |           |    |     | iəu |     |            |    |            |
|     | ən        |    | in  |     |     | uən        |    | 前鼻辅音韵尾韵母 3 |
| aŋ  |           | oŋ | iaŋ | ioŋ |     | uaŋ        |    | 后鼻辅音韵尾韵母 5 |
| 声调表 |           |    |     |     |     |            |    |            |
| 调类  | 阴         | 阳  | 上   | 去   | 入   | 有入声,共五个声调。 |    |            |
| 调值  | 33        | 53 | 55  | 13  | 42  |            |    |            |
| 例字  | xo<br>□哄骗 | xo | xo  | xo  | xo  |            |    |            |
|     |           | 河  | 火   | 货   | 合   |            |    |            |

根据李蓝的描述，黔南小片的“主要特点是咸山摄阳声韵字不同程度脱落鼻韵尾，读成舒声韵或鼻化韵”，而“本小片内部还有一些语音差异：独山、平塘、丹寨、都匀、三都等 5 处有入声调”。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以及历史沿革等背景，以上述五县市为核心，“黔南地区有 13 个方言点与贵州境内的其他方言差别很大，通话比较困难，但由于其既不能单独成区（全浊声母仍为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的官话类型），又不能归入湘语（地理上不相属，且声调类型与长沙等地的湘语有相当差别），50 岁以下的人说的新派黔南话与常见的西南官话日益接近，考虑到这些因素，本文仍将其留在西南官话区内”<sup>[2]</sup>。这一特色鲜明的区域方言曾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聚焦点大致都集中在其分别以韵、调呈现的两大特色上：一是“丹寨的韵母最少，对比从江、镇远等处来看，少了 [ɛ ue an ian uan yan] 六韵”；二是“丹寨、黎平两处保留入声，古入声字塞音尾今已消失，但入声仍自成调类”<sup>[3]</sup>。“黔南方言的主要语音特点是：(1) 古咸山摄舒声字，读为开尾韵……(2) 多数地方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声调”<sup>[4] P79</sup>。

我国汉语方言研究的基本现状就是，描述均局限于“语言本身的内部结构”而缺少对相关问题的成因的关注，具体来说就是对于丹寨方言音系内部韵、调特征之间的缘起以及相互关系等等少有挖掘。随着民族地区语言研究实践需要的形势发展，有学者就曾专门评价说：“近年的研究证明，深入研究我国的各民族语言，如果没有语言接触的视角，就无法认清语言的真实面貌。过去，由于对语言接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描写和语言演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不到位，或解决不了。”<sup>[5]</sup>我们认为，以丹寨方言为代表地区“入声”存在的特立独行，其底层所涉及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接触问题就已经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命题。

第二、以民族语言为背景的相关研究。金美曾在这一领域做过有益的尝试：“西部丹寨、雷山、凯里、麻江这四县市操黔南

话。从民族分布上考察，黔东南州是以苗族、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但东部以侗族居多，西部以苗族居多，由此引出一个问题：东西两部汉语方言是否因分别受到侗语、苗语的不同影响而呈现出这种区别性差异？”其讨论展开同样关注了上述聚焦的问题，首先，“黔东南的黔南话中古咸山两摄舒声字一律读为开尾韵，其显现在韵母系统中就是辅音韵尾的韵母少。黔东南苗语总体上均与此一致，辅音韵尾的韵母极少。苗族人口越集中的地区，苗语辅音韵尾的韵母越少，反之亦然。”<sup>[6]</sup>这一涉及苗语韵系的观察显然与戴庆厦一脉相承：“失去-n的地区都是苗族分布地区。历史上苗语借汉语词时，an、ian、uan都以en出现。如ken7剪、en1鞍、fhen3魔术（‘幻’）、shen5算。现代借词-n均脱落。”<sup>[7] P360</sup>紧接着，金美论文又谈到了丹寨方言入声的问题，她所取的民族接触聚焦点就是苗、汉声调的对比分析。现将原文转录如下：

表2 丹寨苗语、汉语声调对照表

|     | 异                  | 同        |          |          |          |          |              |
|-----|--------------------|----------|----------|----------|----------|----------|--------------|
| 苗语  | 35 (阴上)<br>11 (阳上) | 阴平<br>33 | 阳平<br>55 | 阴去<br>44 | 阳去<br>13 | 阴入<br>53 | 阳入<br>31     |
| 黔南话 |                    | 四地阴平     | 三地上声     | 丹寨上声     | 四地去声     | 丹寨阳平     | 三地阳平<br>丹寨入声 |

我们认为，这类比较因停留于族际间的差异、对立而忽略了多民族地区族群间的动态融合，因此相关讨论仍未能跳出“黔东南方言”与“分别受到侗语、苗语的不同影响”这一思维定势的局限，其实仍是未在民族接触的道路上走到底的。

相似的研究还有一些，但视角似乎都还未能跳出我国方言学理论的窠臼，因此研究都还是停留在平面调查的层面：“苗瑶语和汉语的现代平面在语音上(尤其是声母)相差较大……苗瑶语的韵母比较少，上古汉语韵母较多，形成苗瑶语与汉语的一对多现象”，但是，“声调方面则有惊人的相同，都是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并存在有规律的对应”<sup>[8] P62</sup>，“苗语的八个声调与古汉语的平、上、去、入调的对应关系为：苗语第一、二调与古汉语平声调相对应，第三、四调与上声调相对应，第五、六与去声调相对应，第七、八调与入声调相对应。”<sup>[9] P280</sup>很显然，这类研究虽然涉及了苗、汉对比，但手段都还只是在“语言本身的内部结构”层面做文章，因此结论也都存在着片面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现有研究的不足主要源自于两个层面的理论视野局限：一是语言观察系统性的缺失，二是民族接触观察向度的单一性。以下我们将就这两方面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 二、语言观察系统性缺失的悖论

“入声”本为我国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术语，在这一学科框架内，入声的本质既是指一种调类而同时又指一种韵类，研究中一般多用“入声”来专指入声调，而用“入声韵”来特指入声韵母。其中，“入声调”为平、上、去、入对应配套的一个调类，而“入声韵”则是指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对应配套的一个韵类。

我国古代四声的内涵现已不可确知，但是根据《梁书·沈约传》、宋本《玉篇》、《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等古文献共性化的形象描述，我们大致可知中古入声的基本特征应是“促”，入声就是以塞音韵尾为特征的一种短促调类，其韵尾一般是由“-b、-t、-k、-m”等塞辅音构成的。除了古文献的记载外，更重要的是，入声的“促”以及塞音韵尾的语音现象我们至今仍可在现代汉语东南方言以及作为汉语东南方言底层要素的壮侗语族音系当中找到印证(参见表4)。

在我国，中古以前汉语声调系统中的入声调与入声韵都是互相匹配的：入声调只配入声韵，而入声韵也只在入声调中出现。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汉语音系的变化已使入声调与入声韵不再密切对应，现代汉语已在许多方言地区出现了因塞音韵尾消失而致有调无韵的现象，其极端则是连入声调也消失了。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所作统计，官话如不算晋语，保留入声的方言点已仅存 18.6%，如加上晋语也仅为 27%，而其中西南官话的主体，约 78.5% 的方言点的入声都已消失，另外 22.5% 有入声点的情况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既保留了入声调又保留了塞音韵尾入声韵的方言点，现仅存一个，占 1.1%，而其他将近 99% 的方言点都仅保留了入声调，其作为韵类标志的塞音韵尾都已消失了<sup>[10]</sup>，今丹寨等方言点即归此类。

与壮侗语族—汉语间的音系相似性不同，苗瑶语—汉语之间存在一定的音系差异，除了声调调类还能做一种简单化的类比外，苗、汉二语声母、韵母之间的差异均属于系统性的。“也许，正如有些学者早已假设的那样，苗瑶语是一个独立的语系”<sup>[11]</sup><sup>P72</sup>，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据此我们认为有理由提出以下质疑：一是苗、汉二语间韵系的对应，究竟是苗语音系本身就不存在塞音韵尾类韵母，还是“—p、—t、—k、—m 消失了”？从苗语的现状以及目前研究的成果来看，我们认为属于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因缺乏相应韵系的匹配，如古汉语等音韵学意义上的“入声”是不可能在苗语音系中出现的。二是如果韵类不能匹配，那么二者声调“有规律的对应”同样也是不能成立的。我们知道，黔东南苗语标准点有 8 个声调，学界依惯例将其先按平、上、去、入分类再按阴阳细分的办法做了现有的处置，从而苗语的 8 个声调便有了包括入声的可与古汉语调类对应的 8 个类别，这种方法学意义上的处置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据此便简单化地认为，归类法当中的“入声”即可等同于音韵学中的“入声”，这显然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概念性混淆。如果我们的两个质疑都确实成立的话，那么依据一种错误前提所作的所有结论都是值得怀疑的。请看表 3。

表 3 丹寨县苗语、汉语韵母对照表

| 丹寨苗语韵母表 <sup>03</sup> P183 |    |    |     |     |           |      |                 |     |     |     |
|----------------------------|----|----|-----|-----|-----------|------|-----------------|-----|-----|-----|
| 苗语原有韵母                     |    |    |     |     | 仅用于汉语借词韵母 |      |                 |     |     |     |
| a                          | o  | e  | i   | u   | ɿ         |      |                 |     |     |     |
| ai                         | au | ou | ei  |     | ua        | ia   | ie              | iau | uei | uai |
| en                         |    |    |     |     | ien       | uen  |                 |     |     |     |
| aŋ                         | oŋ |    |     |     | uaŋ       |      |                 |     |     |     |
| 凯里养蒿苗语韵母表 <sup>03</sup> P5 |    |    |     |     |           |      |                 |     |     |     |
| i                          | a  | e  | o   | u   | ia        | ie   | io              | iu  | ai  | ei  |
| en                         | in |    | ang | ong | iang      | iong | 鼻辅音韵尾韵母：前 2/后 4 |     |     |     |

| 丹寨汉语韵母表 <sup>04</sup> P21 |     |     |     |     |                 |    |    |  |  |  |
|---------------------------|-----|-----|-----|-----|-----------------|----|----|--|--|--|
| a                         | ɤ   | o   | i   |     | u               |    | y  |  |  |  |
| ai                        | ei  |     | ia  | ie  | ua              | uɤ | ya |  |  |  |
| ao                        | əu  |     | iu  | io  |                 |    | ye |  |  |  |
| iei                       | iao | uai | uei | iəu |                 |    |    |  |  |  |
| ən                        | in  | uən |     |     | 鼻辅音韵尾韵母：前 3/后 5 |    |    |  |  |  |
| aŋ                        | oŋ  | iaŋ | ioŋ | uaŋ |                 |    |    |  |  |  |

根据调查统计,黔东南苗语标准点养蒿话的韵母只有 17 个,丹寨龙泉苗语虽有 22 个,但其中 10 个“仅用于汉语借词”,因此苗语固有韵母更少至 12 个。这一类型韵系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至少有两点:第一、韵母数整体偏少;第二、辅音类韵尾韵母偏少。而这后一项的问题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仅有的辅音类韵尾韵母当中只有深臻摄而没有咸山摄韵母;二是塞音韵尾韵母阙如。语言接触的基本事实及规律告诉我们:“目的语中的一个音在母语中不存在,中介语会在母语中挑选一个最接近目的语的音来代替它。”<sup>[15]</sup>我们因此看到的必然结果就是,正是特殊的语言生态决定了“黔南片”苗、汉方言相似的韵系匹配,因此,我们可以依据一种显性规律看到的现实的接触影响就是“咸山摄鼻韵母韵尾脱落”;而我们同样可以依据一种隐性规律推导出的必然结论就是:“塞音韵尾韵母阙如”的背后就应该是“入声的阙如”。

如前所述,古汉语入声的调类同时还包含着阴、阳、入相对的韵类属性,因此浸淫于苗语氛围中的,一个曾致阳声韵母系统性异变的方言人群,他们必然也会在“苗语的一p、一t、一k、一m 消失”(假设这是事实)的前提下,同规律地也将入声韵异化为阴声韵,这类异变就像我们在除了“独山、平塘、丹寨、都匀、三都等 5 处有入声调”以外的地区看到的普遍现象那样。因此,丹寨等一类汉语方言当然也应一如既往地同样规律性地失去了“入声”存留的基础。

民族接触是一个漫长的复杂过程,单一民族的接触历史不可能仅局限于单一族群的直线发展,因此有关丹寨方言入声的观察就需要将之放置于一个更加宽泛、更加多元的民族融合以及族群互动的文化视野当中去寻找答案了。

### 三、民族接触观察向度的单一性需要突破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贯穿人类语言发展的全过程,但接触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却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我国的起步更晚,“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对语言接触的研究,尚以描写和挖掘语言事实为主,但从理论和方法论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较少,对语言接触的认识也多停留在‘有界’——只有词汇借用的观点上。”<sup>[16]</sup>这一学科发展过程一个显著的理论分歧就是两种观点的论争:第一种观点是以语言本身的内部结构为聚焦点,这一方法往往更加符合传统的习惯;第二种观点则以语言外部的社会因素为基本导向,随着越来越多的综合要素进入视野,人们逐渐倾向认为社会因素才是影响接触并致语言变迁的根本原因。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多地认可了社会因素的决定意义。而在我国,以方言学界为代表,至今仍沿用的一种学术传统,大致仍习惯只在《切韵》的范围内,以字音为主并以古今字音演变的对照为观察聚焦点,因此“语言本身内部结构”的规定性便成了外部社会因素观察的一种束缚。

丹寨地处苗岭中部,通过宋元史籍我们仍然可知,这一地区曾因山重水复而致苗族不同的族群间渐行渐远,其结果就是:西部白苗、北部川苗、东部黑苗、南部西苗等分支各居一隅;而不同的分支又在一个极长的时期内,因与布依、水、仡佬、土家、彝等不同民族杂居而导致了不同的地区之间,民族文化各呈异彩且极兴多样性的特征。而与民族聚居复杂性问题相叠加的社会因素还包括,历史上苗岭北部的川蜀势力、东部的湖广势力以及南部的南越势力等也被分割在各自不同的大山一侧,因此,历史渊源完全不同的平越府、镇远府、都匀府等势力的政治割据则又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导致语言接触类型化的进一步分歧。丹寨方言独特的文化异质正是基于这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历史沿革等背景因素产生的。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必须清晰看到的一种文化分歧就是,丹寨东部与雷山、凯里接壤,且地区间苗族都属自称“嘎闹”

[qa33 nɔ13]、宋元以降史称“黑苗”的同一支系族群,但是,完全不同的行政历史沿革却使两地文化包括方言拉开了距离。如果进一步细分,地理相属的丹寨与雷山、凯里之间,实际还横亘着苗岭中部二级夷平面的西缘,这道天险以东,雷山、凯里南部等地曾长期属于苗族自理的“生界”,而西部丹寨却长期处在明代都匀府势力的覆盖范围。因此,雷山、凯里等苗疆腹地苗族的历史发展往往多以单一民族的苗族为主,因此现代汉语方言也以其为底蕴而自成一派;而丹寨苗族则是处在一个都匀府属的多元文化生态地区,现代汉语方言因此也是在一个以“独山、平塘、丹寨、都匀、三都”等为基本文化圈的背景下形成的。通过史籍以及联系这段历史的相关研究,我们还可进一步追溯因植根于这块土地而致汉语方言形成的特殊的环境背景。

首先,“清(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和《百苗图》在述及贵州境内的苗族时,于‘紫姜苗条’内特意提及‘紫姜苗’与独山境内的‘九名九姓苗’同类。在‘九名九姓苗’条中,又提到‘九名九姓苗’与‘紫姜苗’同类。上文提到的独山土吏蒙天眷,其家族就出身于‘九名九姓苗’,而上文提到的蒙诏则是出自麻哈州境内的‘紫姜苗’。两个家族之间同属一个苗族支系,操同一种方言,因而蒙天眷才有胆量带领士兵到三百多里外的清平县附近去主持平乱。”<sup>[17] P129</sup>明代的麻哈州即今天黔东南的麻江县,而“麻哈州”在北、“独山境”在南的一个区间,恰好就是上述以“独山、平塘、丹寨、都匀、三都等”五市县为中心的地区。借助这些记载我们即可得出的结论就是:一、这一地区曾有苗族大量活动的历史存在;二、这一区间历史上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文生态社区。

其二,“明代都匀府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处于河流的宽谷坝区,其主体居民均为布依族。这一情况,在南部六个长官司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除陈蒙烂土长官司外,其余五个长官司,即,丰宁、平州、平浪、邦水、都匀,不仅长官司下属居民,而且长官司家族都属于布依族。”<sup>[18] P117</sup>其中所载“丰宁、平州、平浪、邦水、都匀”五长官司旧址就在今都匀、平塘、独山三县市连片的区域范围内,而东部毗邻以苗族聚居为主的丹寨县和以水族聚居为主的三都县历史上也都是都匀府属的传统辖地,因此,布依族以及布依语也就成了这一地区无可回避的“强势”的政治以及文化存在。明清都匀府沿自今日大致就是今天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布依族至今仍是这一民族自治地区排在首位的主体民族,人数优势更携政治优势的结果就是,地区间布依语的生态环境以及文化“强势”应该才是这一文化圈内长期居于主流的语言生活事实。结合这一历史背景,以下我们将由壮侗语族所属布依语以及水语的韵系特点进一步来分析这一音系韵、调匹配的可能性。参见表4。

表4 壮侗语族属布依、水语韵系对照表

| 布依语韵母表 <sup>[19] P26</sup> |     |     |     |     |    |    |    |     |    |   |
|----------------------------|-----|-----|-----|-----|----|----|----|-----|----|---|
| a                          |     | e   |     | i   |    | o  |    | u   | ɯ  | ɿ |
| aːi                        | ai  |     |     |     |    | oi |    | ui  |    |   |
| aːu                        | au  |     |     |     |    | ou |    |     |    |   |
| au                         |     |     |     |     |    |    |    |     | uə |   |
| aːm                        | am  | eːm | em  | iːm | im | om | ɔm | um  | ɯm |   |
| aːn                        | an  | eːn | en  | iːn | in | on | ɔn | un  | ɯn |   |
| aːŋ                        | aŋ  | eːŋ | eŋ  | iːŋ | iŋ | oŋ | ɔŋ | uŋ  | ɯŋ |   |
| aːp                        | ap  | eːp | ep  | iːp | ip | op | ɔp | up  |    |   |
| aːt                        | at  | eːt | et  | iːt | it | ot | ɔt | ut  | ɯt |   |
|                            | ak  |     | ek  |     | ik |    | ɔk | uk  | ɯk |   |
| 水语韵母表 <sup>[20] P220</sup> |     |     |     |     |    |    |    |     |    |   |
| i                          |     | e   | a   |     | o  |    | u  | ə   |    | ɿ |
| iə                         | uə  |     |     |     |    |    |    |     |    |   |
|                            |     |     | aːi | ai  | oi |    | ui |     |    |   |
| iu                         | iəu | eu  | aːu | au  |    |    | ua |     |    |   |
| im                         | iəm | em  | aːm | am  | om |    | um | ɔm  |    |   |
| in                         | iən | en  | aːn | an  | on |    | un | uən | ən |   |

|    |     |    |     |    |    |     |    |     |    |  |
|----|-----|----|-----|----|----|-----|----|-----|----|--|
| iŋ | iəŋ | eŋ | aːŋ | aŋ | oŋ | oəŋ | uŋ | uəŋ | əŋ |  |
| ip |     | ep | aːp | ap | op |     | up |     |    |  |
| it |     | et | aːt | at | ot |     | ut | uət | ət |  |
| ik | iək | ek | aːk | ak | ok | oək | uk | uək | ək |  |

壮侗语族属“布依语中的鼻音韵尾有 m、n、ŋ 三个，鼻音韵尾的音值保持稳定，没有发现鼻音脱落和鼻化音现象……布依语中的塞音韵尾有 p、t、k 三个。三个韵尾保持最稳定的是 t 尾……总体来看，布依语中塞音韵尾保留较完整的点还是占优势的”<sup>[21] P26, 337, 303</sup>。仅就语源关系而言，壮侗语族与汉语之间或“同源”或“借用”的渊源可上推至远古，二者之间声韵的对应关系是成系统的，其韵系的典型特征，就是与古汉语高度一致的阴、阳、入三韵部的整齐对应，汉语东南方言大致都因植根于这样的土壤而使入声大量地保留至今。西南官话“黔南片”一般也被认为具有“南越语”的印记，因此我们也应按照相同的思路来理解丹寨方言入声的存在。参见表 5。

由表 5 可以清晰地看到，壮侗语族所属语系的声调特点就是调分舒声和促声，而“促声调”都以塞辅音为韵尾，韵、调配套一一对应。需要顺便提一句的是，如果不是篇幅限制，如将黔东南侗语的音系同样列出，我们看到的调分舒、促，韵、调匹配的情形也与布依语和水语的性质是一致的，而黔东南另一个有入声的方言点黎平方言就是以侗语为底层要素的。

表 5 壮侗语族属布依、水语声调对照表

| 布依语声调表 <sup>[23] P28</sup> |     |    |    |    |    |    |      |      |      |      |
|----------------------------|-----|----|----|----|----|----|------|------|------|------|
| 调类                         | 舒声调 |    |    |    |    |    | 促声调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8    |      |
| 调值                         | 12  | 31 | 24 | 43 | 23 | 22 | 23   |      | 22   |      |
| 例词                         | na  | na | na | na | na | na | taːt | tat  | kaːp | kap  |
|                            | 厚   | 田  | 脸  | 舅舅 | 箭  | 水獭 | 削皮   | 截断   | 挟    | 捉    |
| 水语声调表 <sup>[23] P220</sup> |     |    |    |    |    |    |      |      |      |      |
| 调类                         | 舒声调 |    |    |    |    |    | 促声调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7(短) | 7(长) | 8(短) | 8(长) |
| 调值                         | 31  | 42 | 33 | 53 | 35 | 55 | 55   | 35   | 43   | 42   |
| 例词                         | na  | ma | ma | ka | ɣa | ma | ɣak  | Laːk | mak  | Laːk |
|                            | 厚   | 舌头 | 软  | 汉族 | 田  | 价钱 | 湿    | 骨头   | 墨    | 儿子   |

水语、布依语以及侗语同属壮侗语族，因此研究丹寨方言多语言接触问题必须同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水族不仅是丹寨地区除苗族、汉族以外的第三大主体民族，而且围绕在县境周围，由黔东南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到黔东南州榕江县的仁里、三江、定威、兴华、水尾、塔石、雷山县的达地等水族自治县，丹寨县的整个南部都环绕在一个高度同一的水语生态圈中。而在更大范围内，水语生态圈的北、西与布依族文化生态圈相接，南、东则又与黔东南侗族文化生态圈相连。因此，我们通过图 1《贵州省少数民族分布略图》可以清晰看到的情形就是：沿柳江上溯向西然后再向北，连接起来就是一条同属壮侗语族的“布依语—水语—侗语”完整连片的方言走廊，“黑苗(黔东南苗族)”聚居的榕江以北、丹寨以南之间，实际已被撕开了一条宽阔的分割带。而在上述方言走廊的包围之中，孤悬其中的丹寨以及苗族世居地的一角也就成了深处“布依语—水语—侗语”文化势力

包围其中的一个孤岛，因此，丹寨方言的文化底层除了苗语以外的多元异质性也就不可避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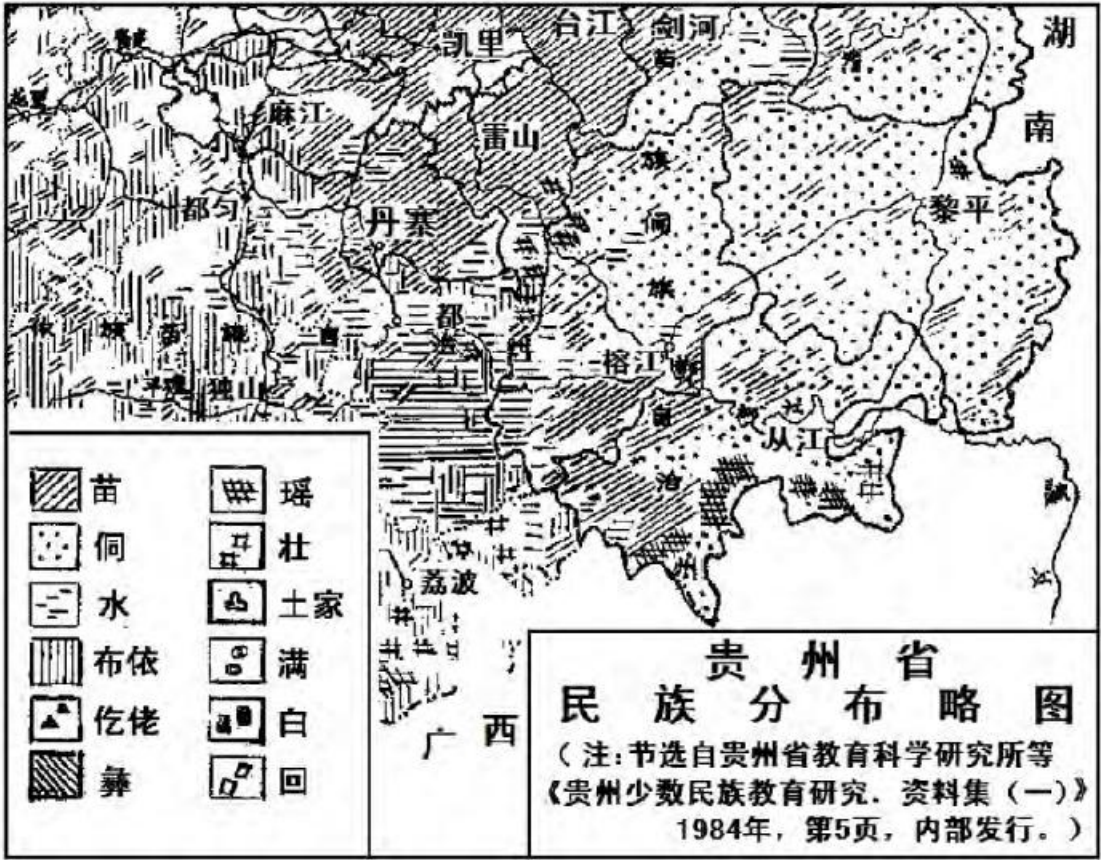


图 1 贵州省少数民族分布略图

借鉴“石化(fossilization)”理论也许可以为我们多语言接触所致问题复杂性的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人们在学习第二语言的时候，会在母语与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之间形成一种特定的语言系统，即‘中介语’(interlanguage)。中介语会不断地向目的语靠拢，但是，由于第二语言习得的心理、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因素，学习者在达到目的语的模式以前，这种变化就永远停止了，这种现象称之为石化。这种石化的中介语，有显著的母语干扰，是为‘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当弱势语言的使用人数与地域面积远远超过强势语言的时候，他们会形成自己独立的语言社团，在接受强势语言的过程中受母语的影响而形成中介语。当他们接受了强势文化以后，又因为人数的优势，反过来使这种中介语成为强势语言。”<sup>[24]</sup>因此，深处多民族杂居、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大背景下，丹寨县苗、汉、水语三种类型的语音系统早已失去了它们特立不变的生态基础，近代社会实际早已将它们都拖进了一种分层和彼此交融的历史进程，所以我们通过现代方言看到的一种文化多元、语言接触多样化的现状就是：苗语人群二语习得在不断地向目的语靠拢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中介语，显著“母语干扰”的标志就是因习惯而导致的“咸山摄鼻韵母韵尾脱落”，汉语西南官话“黔南片”也因这一底蕴呈现明显的汉语与苗瑶语族的二语相关性。而在民族杂居的大背景下，丹寨区域后起但不断强势的挟布依语之势的水语影响大致也在经历了类似的语言接触历程之后，其因政治以及形成包围的人口因素所致的“中介语”中，又使丹寨汉语方言呈现出另样的汉语与壮侗语族的二语相关性，典型的标志就是方言入声的保留。

上述两种“相关”为不同的历史分层，至少是由明清以降，都匀府属地区的布依语(包括水语)文化后来居上逐渐取代苗语而上升为地区“强势”，因此语言接触多元化所致丹寨汉语方言的历史演进序列就大致可描述为，第一分层以苗语为“母语干

扰”，这一分层大致是以历史溯源为其基础的；而在一种区域政治力量变革的角逐过程中，壮侗语族文化后来居上并最终完成了该地区汉语方言第二分层的历史积淀。最终，鼻韵母韵尾脱落的苗瑶语印记与入声字保留的壮侗语特质同时杂糅，民族多样性因此也在区域文化竞争的历史进程中最终以“既不能单独成区，又不能归入湘语”的奇葩样式积淀为丹寨方言多元性的文化特征。而在同样视野的观察中，我们通过二律背反矛盾规律所看到的另一面就是，近代以来逐渐成为强势的布依语，历史上肯定也曾受到过苗语人数以及历史等优势制约，相背相反文化积淀的结果就是：黔南片“咸山摄鼻韵母韵尾脱落”现象至今仍是一个更为普遍的现实存在，而这种影响应该归因于苗瑶语族更为久远的历史背景。这是因为，壮侗语族这样一种阴、阳、入匹配的语音系统，其覆盖区域的“母语干扰”是很难导致鼻韵母韵尾成系统脱落的。可以支撑这一推论的现实依据就是，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的数据库中，鼻韵母韵尾的脱落程度与苗瑶语生态环境距离的远近之间，确实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而在壮侗语族影响覆盖真正强势的地区例如我国的汉语东南方言片地区，鼻韵尾韵母而尤其是前鼻韵尾韵母的保存都是相对完整的。

#### 参考文献：

- [1] [14] 李蓝. 贵州丹寨方言音系 [J]. 方言, 1994, (1).
- [2] 李蓝. 西南官话的分区(稿) [J]. 方言, 2009, (1).
- [3] 蒋希文. 黔东南汉语方言 [J]. 方言, 1990, (3).
- [4] 涂光禄, 杨军. 贵州省志·汉语方言志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8.
- [5] 戴庆厦, 罗自群. 语言接触研究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J]. 语言研究, 2006, (4).
- [6] 金美. 黔东南苗语侗语对汉语语音的影响 [J]. 贵州民族研究, 1998, (1).
- [7] [8] [11] 戴庆厦.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 [9] 李锦平. 苗族语言与文化 [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
- [10] 项梦冰. 保留入声的汉语方言 [J]. 贺州学院学报, 2014.
- [12] [20] [23] 贵州省丹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丹寨县志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9.
- [13] 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研究室黔东南方言组,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 黔东南方言苗汉简明词典 [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58.
- [15] [24] 潘悟云. 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兼论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模式 [J]. 方言, 2009.
- [16] 彭嫵. 语言接触研究述评 [J].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 (2).
- [17] [18] 罗康智, 王继红. 明史·贵州地理志考释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 [19] [21] [22] 占升平. 布依语语音研究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